



# 日本的法西斯政權及其政策

商 年

德國法西斯蒂進攻蘇聯以後，遠東形勢伴着國際反法西斯蒂形勢的開展已起重大的變化，日本的統治階級在這新形勢之下所受到的影響，首先表現在近衛內閣的「辭職」和第三次的「拜命」上。以後，我們正看出日本的統治階級怎樣嚴肅地在企求她的侵略政策的繼續，發展至最近的蘇日談判的所謂「空前國難」中的「斷然態勢」。

我們在這個國際形勢的新時期內——自六月廿二日蘇德開戰以迄今天——，肅穆地紀念了「七七事變」的四週年以後，繼着正要迎接「這個悲慘的時候」的「九一八」十週年。在國際反法西斯戰線新形勢下的我們，無疑地必須更直面日本的內外形勢，更艱苦的擊破我們的敵人，適和日本的統治階級再四地號召其隊伍，一切以「解決中國事變」為前提同樣。

## 一 日本法西斯蒂政權的性質

首先，我們必須指出日本法西斯蒂政權的性質問題。從現實的材料為出發點，必須將話題從日本的統治階級的政治指導的中心近衛內閣說起。

第三次近衛內閣的社會意義，就是表明日本統治階級的政權性質的更進一步的法西斯蒂化。這個形式的構成主要的是：一、代表貴族資產階級的內閣閣員中近衛公爵，原來的日本國本社（法西斯組織）首領男爵平沼，平沼的幹部內相貴族院議員田邊。二、代表日本最頑強的封建指導勢力的

軍部，這次近衛內閣中軍部的人物佔據了外交兼拓務，陸海軍，商工，厚生，無任所，企劃院等要職，三、直接從大資產階級中出身的人物，那就是住友財閥出身的財政大臣，大阪商船會社出身的逕信兼鐵道大臣。這次內閣再沒有從前資產階級的政黨分子參加，至於空喊「勞力報國」的若干自稱為「無產政黨」的黃色分子，老早已經沒有置身的餘地了，近衛文磨的第三次內閣就是這樣確定了日本現在統治階級的政權形式。就是說，日本的政治是在大資產階級和封建勢力的結合形式之下統治着整個的日本人民大眾。統計地說一句，七千萬的日本國民中每年所在五〇萬圓以上的人數，約佔日本人民全體〇・〇〇八二%（見中央公論本年七月號第二〇〇頁所引數字）。這極少數的日本大資本家，便是今日支配着大日本帝國的真正主人翁。日本現在的政權就是屬於他們所有。

軍部的勢力在日本是由日本的「國體」決定了的。今天的日本軍部人物即日本的軍官們，他們的出身多是大小地主以及正在沒落中的中小地主的子弟。而日本的憲法上規定軍部是直屬天皇的內閣勢力不及的機關。因此，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在這樣的「國體」裏特別地能獨立的保存到現在。而這獨立的封建勢力自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恐慌以後却加強他對於政治的支配。這就是表現在「滿洲事變」以來，日本國內連續發生的「血盟團事件」，（一九三二年），「五一五事變」（一九三二年），「二・二六事件」（一九三六年）……日本法西斯青年軍人在軍部急進派策及「後援」之下，實行大胆的殺死自首相以下政治人物和兵變。把日本開國元勳伊藤博文葬定下政治資產階級立憲政治逐漸推倒，明治維新的精神完全改變，「九・一八」事件的開始同時是日本政治的喪鐘，但因政黨勢力的濃厚，所謂非常時期的「舉一致內閣」裏，總多少保存着政友民政等

各大政黨的代表席次，直至年來國內「新體制」運動的勃興，至近衛第三次組織內閣為止，日本政治的統治形式就進展到上面所說的驅逐政黨地位的大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的獨裁專政，十足的法西斯蒂統治上臺了。

問題就在這裏，軍人及貴族資產階級在日本政治上尤其在近衛第三次的閣席上佔着這樣大的勢力。我們不能下這樣的斷語，就是說日本法西斯蒂政治是封建的領導政治？不是的，「法西斯主義是資產階級政治的末路」（斯達林）。日本法西斯蒂政治同樣是日本帝國主義統治的最後階段的政治形式。形成今天日本帝國主義對外的無止境的侵略慾望，同時形成她對內最刻薄地榨取日本人民大眾的精力勞力，鼓動「舉國一致」「億兆一心」而來「實踐國策」的，是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產物。這就是說，先天薄弱的日本資本主義，在國內資源，如構成重工業原料的銅鐵，煤炭，石油……構成輕工業原料的羊毛，棉花……等的絕對缺乏，和資本性質的對外輸出的依存性上，她是所有國際帝國主義中最貧弱的一個，他發展的本身就含有向外的「重點主義」的性質。所以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經濟恐慌以後，首先伸出奪取土地和資源的侵略手段就是她。在另一方面，過去的日本議會政治上，三菱，三井，住友等的日本大資產階級的政治政略，是通過政黨組織結合其他資產階級的政治分子競選，利用政黨得政的關係獲取自己的利益。然而此等大資產階級自己發展着的生產力，以一九二九年為契機相對地否定了過去爭取來的——明治維新的生產關係——議會制度。大資產階級和他們的經紀人很知道，發展已頻絕路的他們，與其應用多少民主性的政黨來獲取自己的利益，不如利用反民主的軍人以及右傾分子為簡捷，這種啓示在現實的經驗上，從日本少壯軍人「打倒財閥」的欺騙勞動者的「微妙」的「氛圍氣」下立刻有效地證明。因為自一九三一年奪取東

北迄今，日本大資產階級在「政黨政治」的反對物「舉國一致內閣」手下，在「官民各半」對華投資方式下，獲得的土地是奪取的，資源是無償的，資本的擴大是武力掠奪之下積蓄的，而成本的支出，則是所有日本全體國民都負擔的「聖戰」名義下的「增稅」或「赤字財政」式的「事變費」。由此可知日本法西斯蒂政治原則上的領導性是日本資產階級的，不是日本的封建勢力。因為任何帝國主義的政治哲學，一到了法西斯蒂的階段上，她必然要摒棄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在對外的無理掠奪和對內甘言欺騙的實施中，唯有揭揚本國的封建的古董來欺瞞本國人民於一時，這種哲學在日本就是法西斯蒂提倡的「國體明徵論」（註）。封建的意識形態作為法西斯主義哲學的基點，猶如過去在攻南京時的日本少壯軍人，在他們的「英蹟」上這樣記錄着，「小生手執日本刀」，與同僚「比賽殺「清國老」的多寡。此種英氣已使日本大資本家「無言地」在中國獲得龐大的實物的「凱旋」，而英雄「小生」自己獲得的却只有「無言的凱旋」而已。

日本的大資產階級和軍部，既然談着這樣親密的政治戀愛，是不是她已拋棄了通過議會來獲取自己政治勢力的舊作風呢？一看財閥的若干關係人在「議員俱樂部」方面進出的忙碌情形，就可以知道大資產階級並不肯完全割愛於議會政治的政黨——已解散的政黨或準備中的新黨——。換句話說，日本的大資產階級今天仍舊相當地需要議會。第一，她自己坐着的黃金車子雖然最適宜軍部的「神馬」拖駕。同時她也要利用議會的繩繩來牽制「神馬」的盲走。第二，她將保留議會這東西一直對對於本階級利益上絕對無用時為止。

由此，可知大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結合着的日本政府是一方面，大資產階級可能策動下的日本議會的力量是又一方面，例如本年三月的日本七十六次議會上，議員就要質問近衛領導的大政翼贊

會的憲法根據。但是今天日本大資產階級對於政黨勢力的倚畀性，遠不如對於軍部的借重，這就是日本法西斯蒂政治性格的本質，近衛文磨第三次內閣的階級成分正表現了這一點。

然而，此種階級的政治形式已使日本法西斯蒂的政治內容異樣複雜化。她不像德國法西斯以德國金融重工業資本家爲主要基礎的單純。就軍部而言，陸軍部份的分子在政治上遠較海軍方面爲急進，各種暗殺等政治行動常以陸軍的少壯派爲主，這因爲海軍方面不如陸軍——日本陸軍的「肉彈」化，多能接近科學器皿的緣故。而就陸軍本身言，前陸相荒木大將及一部份少壯軍官以及駐東大使大島將軍等是陸軍中的極右派，前外相宇恒大將代表的一派被稱爲「自由主義派」。現陸相東條的一派政治態度較爲溫和而能與現首相近衛合作。至近衛以及他的「靈魂」平沼，今天應當可稱爲日本法西斯蒂政治內的維持現狀日派領袖。近衛本人自着手「精神總動員運動」以至成立「大政翼贊會」，着手於法西斯蒂的民間組織竟能推倒各政黨的「自動解散」，不拘此項組織力成功的程度怎樣，但應認近衛就是日本法西斯的現在領袖，而決不着國內若干作家所稱崇的，以爲他能採取「均衡主義」帶有多少民主色彩的人物。今天在大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結合形式下的日本統治政治上，近衛正是此種結合形式的具體的化身。好比多種的商品價格以貨幣作爲表徵同樣。

可是在另一方面，日本正有統治階級以外的已被排斥政治權的廣大的各階級政治人物和羣衆。他們忍看兄弟子女去充「膺懲」的新鬼業已四長年，對於日本法西斯蒂的無底「武運」已够戰慄。對於「中國事變」前途的悠遠要求「反省」，對於法西斯的「新體制運動」陽奉陰違，同時已經不堪經濟的破產了。凡此種種，現在已引起日本法西斯蒂的急進分子的新的惱怒了。他們以「切腹」的精神槍舌了法西斯蒂元老較溫和的法西斯首領平沼（八月十四日）。同時，日本的報知新聞提示

要求組織「內閣以外的機關」及「照和維新」來結束日本議會政治的最後殘存的命脈。新體制「下的新聞統制似乎報道得非常平靜，然而日本統治階級政治內部的鬥爭與對於其他各階級的利害對立上，已在新的條件之下了。此種新條件無疑地啓示了日本國內反法西斯蒂革命的新環境。

今後日本許有加緊的法西斯統治，現在日本法西斯蒂的急進派正有這種企圖和力量。但黑夜雖長，人民要求光明的時候總要到來。

## 二 十年侵華的回顧

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迄今十年間，處在恐怖籠罩下的我們，正是要加重檢討十年間的血肉生活上所給予我們的教訓的時候，反之，就日本法西斯蒂政府的對外政策而言，十年間的他們正充分地顯出一切都以中國爲其侵略的對象。茲將十年來日本法西斯蒂侵華的政策分爲四階段分別說明如下：

一、「生命線」時期——這是從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件開始的。當時日本法西斯蒂對內外的宣傳口號叫做「滿洲是日本生命線」。此項宣傳以後竟被李頓調查傳確認爲「真理」。日本當時在外交上的宣傳理由是「防止赤化勢力南進」。侵略戰爭的主持人是日本陸軍，日本的侵略在以下的條件之下輕易地成功了。一、資本主義各國正在經濟恐慌中，尤其是英美寄望日本能確實攻蘇。二、張作霖多年的媚日政權早已營養了大批漢奸。三、中國政策的「不抵抗」。包括實際上東北義勇軍都不援助。上海的「一二八」十九路軍的抗戰也在這個原則下成爲「地方事件」。

二、「華北明朗化」時期——從日本法西斯蒂佔據了東北以後的「自衛」觀點出發，似乎非將

華北「明朗化」無以保持「滿洲國」的境界。從中國政府內當時「日本通」們的政見上出發，似乎也以為將華北「明朗化」以後，中日之間有這樣大的緩衝地帶，從此就得專心「安內」。政學系領袖黃宇先生就決心到華北去「跳火坑」？爲着專心可以內戰，大有抱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氣概而去就任一九三二年的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因此，日本自一九三二年開始又獲得了輕易的進展。在這個時期內，日本的軍事勢力包括了熱河，冀東。日本資本主義正計劃着在這「明朗化」的地區內結成「日、滿、支」的經濟集團。當時日本國際宣傳政策配合着英國保守黨頑固派張伯倫，西門的綏靖主義，進一步以結成內蒙防共戰線相號召。日本軍部的特務機關在此時期裏是在華重要策動人，他們以漸進的手段促成了華北的親日政權，訂立了何梅協定，再手創防共自治政府，進而驅逐中央軍退出華北。中國在這個時期裏一方面正是汪精衛的改組派及何應欽的恐日主義最活躍的時期，親日政學系力量也在政府內非常有力。政府在這個時期內最中心的政策是「安內接外」。但在另一方面是進步的政黨——中國共產黨，救國會，國民黨內進步分子，愛國軍人……及人民自動的號召抗戰救國。此種號召終於促進成西安事變以後的中國各階級的抗日統一戰線。

三、「東亞新秩序」時期——本時期從七七抗戰開始至德國戰敗法國爲止，日本階級在這個時期內的國際宣傳政策又可分爲二期，在一九三九年九月歐戰以前是「防共協定」。歐戰以後暫取「不介入」方針。其間有張鼓峯及諾蒙亨的兩次攻蘇嘗試，獲得了蘇聯機械化部隊下「皇軍」的「肉彈」教訓，鞏定了以後對蘇態度。日本在這個時期內以陸軍爲對華主力，小部份海軍及航空隊爲輔助，傾全力進攻中國。本時期內近衛發表了滅華的三項原則，即一、「共同防共」，二、「經濟提攜」，三、「善鄰友好」。同時實施「以戰養戰」的經濟掠奪政策。近衛聲明竟能引起中國抗



戰陣線內的親日分子叛國和頑固分子的破壞團結阻礙進步，多少減弱了中國的抗戰力量。

四、「大東亞共榮圈」時期——這個時期由於一、法國屈服以後，德國法西斯蒂在歐洲的氣焰高漲，二、英美世界霸權動搖與其遠東政策的退縮，三、日本需求南洋人家業已開發的現成的軍需資源（石油，橡皮，鉛，銅，鋁……）急濟國防上的應用。四、日本海外市場因歐戰的限制亟圖南洋一帶的市場彌補。五、中國政府的國際路線向西南拓展。日本統治階級鑒於以上情勢，一面德意二國締結了三國同盟，又根據張鼓峯諾蒙亨的作戰經驗與蘇聯訂立中立協定。一面把東亞新秩序的範圍冠上「大」字，依照日本統治階級的國際解釋，似乎非把越南荷印等處包括在「東亞共榮圈」之內，「中國事變」就沒有解決的希望。日本負有「興亞」的天職，要援助亞洲各民族「從英美帝國主義之下解放出來」。以下是日本前外相松岡對於「大東亞共榮圈」的解釋。

「大東亞共榮圈之確立，先以日滿華為根幹，仍以處理中國事變為最緊要的任务。然其所論已含南洋矣。故大東亞共榮圈之目標，不僅指日滿華，且已包括越南，荷印等」……。

日本統治階級在這個目標之下，動員了日本的大部海軍，並以陸軍為輔助，聰明地等候德國打下近東以後正式動手。在這個時期內，日軍的進攻除了南甯與中條山以外，中國自動反攻除華北百團大戰以外，並無其他規模的戰事。日本統治階級在這個時期內對於中國抗戰提出了「一面作戰一面建設」的「長期戰時體制」的新方針。這主要的是一、加強政治上的分化政策，包括煽動國共分裂，誘和，與漢奸政權的建立和「強化」，二、經濟上的封鎖政策和健全在淪陷區掠奪經濟的國策會社的統制。三、軍事的掃蕩。中國在這個時期內，竟不能利用時機爭取外援，加緊國內團結，動員可能動員的人力物力。少數頑固分子猶幻想得有時間「限制異黨」，如皖南事變給予了今天敵人

在江南「清鄉」工作的多少便利一般，使抗戰的力量無形中在「安內」上消耗，所幸中國各階級人民的一致團結願望的堅決，此種抗戰內奸的計劃未能擴大。

日本統治階級的「大東亞」政策，吞併「大亞細亞」主義至本年六月廿二日的德國攻蘇戰爭爆發而受到意外的打擊。從近衛第三次組閣的法西斯政權的，「整備」「強化」上看起來；第一，擴大的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逼使日本無止境地繼續冒險，第二，日本的統治階級的政權「整備強化」了，這表明她已準備對付蘇德作戰以後的國際新形勢，準備新的戰爭。

然而；我們對於自一九三一年以來十年間的日本侵略史的事實，却不可因國際新形勢的變化而輕予忽視。從以上四階段的日本侵略政策上，我們得到的結論是：

一、日本的侵略已由一切中國為中心來建立遠東的政權而變為同時攫得整個的遠東而來建立遠東的霸權。但在變更之後，中國仍舊是她侵略對象的中心的一環。

二、侵略的地域從中國的北方漸移向南方，一次次擴大其範圍，消耗其力量。

三、從「防共」以至「同盟」，日本與德國關係日趨緊密，但從求質上說：在德國攻蘇以前為到達相依為命的最高階段。

四、「反共」的國際宣傳伴着侵略區域的擴大已難收效。到第四階段的「大東亞共榮圈」上乃無形擱起。但「反共」的對華政策因漢奸政權及頑固分子的策應而加強。

四、中國抵抗的力量是逐漸堅定，但在各時期內未能充分團結，動員可能發動的人力物力，多少便利了日本的進攻。就是說中國的進步速度不够客觀事實的要求。

三、國際反法西斯戰線下的日本新動向。

然則就日本國際地位而言，什麼是蘇德作戰以後可能影響日本的國際形勢呢？日本外交時報本年八月十五日版的卷首上，有「我國空前之危局」一文，其說明如下：

「……我國對外關係，像今天直面此重大危局的場合，在過去經驗上未嘗所見。

「……敵性國家的對我包圍陣，已着着細露其鋒鏘。而此項包圍力，第一，由經濟封鎖壓迫我國的生存力。第二，如各種情勢所示，在軍事狀態方面威脅我國存在。第三，最是關心者爲此等敵性國家保持着國策上緊密的聯繫，立刻在共通不可分的意圖上進行其方策……」。

日本外交時報「空前之危局」上所指三項，第一項係指A英蘇的對日凍結資金，B美國石油輸出統制，C英日通商協定廢止，D荷印對日商約廢止。第二項係指A三國同盟的德國傾其全力攻蘇，勝利在未可知之數，B等待德軍攻佔近東切斷英國遠東咽喉的希望有限，C蘇聯遠東軍「竟毫無撤退動靜」。D檀香山，菲律賓，新加坡，澳洲等處英美海陸軍增防，E中國國內團結及抗戰的精神多少振作及英美助華的相對加強。第三項則是英蘇協定形式可能援用於遠東對日。日本外交評論發表上項文章時，羅斯福邱吉爾八原則宣言尚未發表，這是英蘇政治軍事合作之關鍵，當然也在「共通不可分的意圖」之上了。一言以蔽之，就是日本法西斯蒂新的接觸了蘇德作戰以後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新力量。

日本統治階級怎樣對付這個新形勢以繼續其不便半途廢的侵略政策呢？在現實上，日本有以下三個動向。

一、興兵攻蘇——在這個行動之下，日本須事先獲得的保證1.日本利用「反共」戰爭獲得英美的諒解，不要如赫斯飛英一樣。2.英美與蘇聯之間仍未能一致，日本在「政治」上衝破了英美蘇的

「包圍圈」，3. 獲得英美諒解同時「解決中國事變」，4. 德國政黨的有把握。如果上面的假定未能收得肯定的效果的話——在今天英美依靠蘇聯抵抗德國「無敵陸軍」的情形之下，至少時間已過去或尚早。則在相反方面1. 須動員足夠攻破蘇聯遠東邊防軍的人力，武裝，以及本年冬季作戰的配備。2. 動員作戰的力量仍須以陸軍為主。3. 至少要打倒貝加爾以西湖才能使戰爭獲得初步的勝利，打到烏拉爾（德國法西斯同志也夢想不到的地方）才有「比美國還富的資源」。4. 三島將立刻遭受空軍的轟炸。因此；可知此項企圖，雖然有荒木大將式的「大陸政策」的太息，在目前日本確有未敢輕易冒險的感慨。當然，中國有人正對「北進」寫予若干希望，「狂炸重慶為日本北進退兵先聲」云云，未免言之過甚。但因此亦不能對日本「北進」即予忽視。日本軍閥正在頑信「德國無敵」的希望下等候機會，動員陸軍赴滿，又在必要時須要製造些外交式的「邊境事件」。

二、繼續南進——近衛第三次內閣以後，日軍迅速在越南登陸。但至泰國外交上的對日讓步為止，泰國的讓步現時僅至經濟協定而已。已表明日本的壓力再進一步的困難。「南進」在日本法西斯蒂的「大東亞共榮圈」計劃內老早規定了的。日本為南進動員其海陸軍力量「海軍為主」已逾半年，越南進軍證明日本正在繼續原來計劃。但是現在日本的軍部必須重新考慮英美在軍事經濟上正面作戰的問題，這個問題所以與蘇德作戰以前不同者，日本已得不德國法西斯的多大援助，反之英美對日的力量已大大地加強。

三、軍事的準備，外交的進攻，推進「中國事變」的解決——這是日本政府眼前正採取着的政策。在戰略上，她正等待有利的機會，同時集中國內的力量，將陸海軍集中在越南及滿洲。而在外交上，則「毫不猶豫的推進外交攻勢」，「期待國別外交的效果」，就是說企圖把「敵性國家」對

日的「共通行動」個別擊破。日本怎樣應用其外交戰略呢？在現在情形之下，日本的外交攻勢約如下：

一、對蘇聯的兩面政策——日本對於蘇聯方面的外交可能應用兩面外交，例如華盛頓公報赫爾與野村「交換日義問題」意見的時候（八月廿三日），就有日本駐蘇大使建川向蘇聯抗議美油運蘇，經莫洛托夫拒絕，（八月廿六日）。這明明是日本法西斯當局向美國表示日本是太平洋的唯一反蘇前卒，企圖從這裏求得美國的讓步，基於這方面的外交戰略上，日本將視情形的需要製造張鼓峯式的「邊區事件」或載運汽油等。在另一方面，日本可能進一步要求蘇聯撤退遠東邊防軍，停止援華，準備未來「南進」時的方便，但在莫洛托夫的拒絕運油抗議及蘇聯否認日本此種提案上，已說明了蘇聯不變的政策。不過基於這一方面的外交原則上，日本可能提出程度較低的要求，如漁業協定之類，甚至重申中立協定的效力，用以刺激英美的觀感。以上兩方面的政策將視各種事實需要分別運用或同時應用。

二、拉攏亞洲民族國家——日本正在用越南的土地引誘泰國投入日本的懷抱。在東北「滿洲國」的奉天，八月低又召開什麼中亞細亞韃靼民族大會，凡此都是瓦解英帝國遠東勢力的方法，在外交上可以對英討價。基於這個原則上，日本可能從特務工作的加強及互換所謂「民間使節」的國交。

三、求得對美國及英國的緩靖——日本與英美間的關係，已在極緊張的矛盾中，但現正在以下條件之下覓取外交路徑，即一、日本的海軍力量可能與英美的遠東海軍作戰。二、英美尚對德國有大戒心，因為至目前為止，英美的陸軍尚非德國之敵，在對德第一的目標下可能對日本讓步。

三、日本認爲「大太平洋反蘇前卒」的作用今天多少還有挑動美國的注意作用。四、對英美用兵最有利的時機還未成熟。這就是自八月廿三以至九月初頭所傳美日交換意見的前提。此種談判日本方面有以幾個目的。一、由外交途徑美國承認日本「東亞共榮圈」，這當然最爲理想。二、加緊軍事準備，等待軍事有利時機。三、獲得美國國內孤立派的對日同情以分化美國輿論。四、設法阻止美國及英國援華，或減低援華的程度。

四、孤立中國——日本如果能够做到這一點，即使美國承認其在華物權，而在中國民族獨立的原則上不能令中國方面贊同者，則中美間即將發生裂痕，甚至中國內部可能分裂，日本的目的就達到了。

在軍事的準備及外交的反攻現狀之下，日本同時推進對於中國方面的壓力，以求「中國事變之解決」。以下事實已極明顯，一、近衛第三次組閣後向汪精衛聲明對國府政策不變，（七月十九日）。二、日本主張「強化國府」最積極的本多已於八月廿二日至南京。三、軸心各國承認南京偽政權以上就是說對於政治的分化政策已更進一步，這項工作同時配合着日本報紙隨時傳出的所謂「國共衝突事件」。四、所謂「清鄉」區域的擴大，八月十五日日本派遣軍總司令畑俊六親往江南視察，對於此種新屠殺的方法正待應用到另的區域上去。五、排斥法幣的新措置。六、嚴密經濟封鎖。從以上各項最近的事實上可以知道日本現時不但沒有放棄對華的壓力，甯是想藉各種壓力推進的結果促進「解決中國事變」。自日本佔領越南以後，進攻雲南中國國際路線的可能性更大，日本現在對於此種進攻正在考慮是否與「南進」同時開始抑或不同時開始，此種考慮須從雲南進軍事機會的遲早及日本軍事準備程度而定。八月廿八日申報載有中越邊界法軍佔領上義，這種佔領無疑的

是日本的喉使。

然而。我們從日本政府的上述各方面動向上，可以看出日本目前一切的內外政策都在以南進爲其最中心的工作。而「南進」的步驟方面，日本統治階級正在一、集中國內一切力量及可能動員的人力物力。包括官界，經濟，文化各方面的新體制運動。二、將海軍及陸軍動員起一方面作爲今日外交。後盾而另一方面則更由此來覓一個有利的時機以便全力出擊。三、在此項時機未到之前，則正積極策動軍事準備，外交反攻，加強對於中國壓力的工作。在日本統治階級的目前理論上，「南進」問題解決以後，「中國事變」也可以迎刃而解。然則所謂有利的時機又是什麼呢？日本名流的估計；德國攻蘇到了冬季即不得不停止，德國此時勢必進攻英倫，「以四千萬三島人民爲質對英講和」，不然的話，德國「必須攻土耳其及近東」。且本統治階級的輿論今天已經公開地指摘認爲德蘇戰事的延長將使德國不利，德國必須策動。他方面的攻勢以求歐戰的局部結束。這就是日本的有利時間。換句話說日本還要利用德國最後的迴光反照的力量作爲南進時機。就德國法西斯蒂而言，在對蘇作戰的有利形勢之下，正須要日本的力量來牽制英美的海軍，對於美日的談判——就是日本退出軸心的多少可能性，正包括着無恨的恐懼，爲不使德日的現有關係的作用減少起見，也須要抽出一部份力量造成對日有利的時機，和出兵攻擊希臘以鞏固與意大利的軸心關係同樣。可是現在德國已抽出全國可能動員的兵力三分之二以上在蘇聯作戰。消耗補充日正亟，是否得暇進攻土爾其切斷中東方面的英國咽喉地帶，從英蘇進兵伊朗及八月五日路透電傳保國通知德國不欲對蘇宣戰的消息上，又增加了德國攻取中東的困難。即使德國不拘各種困難繼續冒險，則可能給予日本幫助的力量已不如德蘇作戰以前的充實，能否達到其目的是另一問題。

我們從日本法西斯蒂對外動向及內政上併起來觀察時，可知日本統治階級正竭盡其所有力量及智能應付德蘇作戰以後的國際新形勢——以蘇聯英勇的紅軍承抗德國進攻為中心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日本統治階級現時應付的方式既不如國內的若干宣傳口吻的「亂衝」或「手足無措」，也不如日本在華使者的叫喊得「赫赫」有力。這裏有日本的侵略政策逼使日本法西斯蒂不得不前進的必然性，而在他的前進上已有堅強膨大的「包圍圈」，而日本不得不與包圍圈正面衝突。這就是日本資本主義的「國運」的「賭命」。

其次；日本今天的政策最大目的就是「解決中國事變」，此時如果有人誤認日本暫時將予中國以安息機會或中國可以逍遙地利用他國力量對付日本而作分外樂觀的解釋，都於抗戰有害而無益。此時的中國正尚有艱苦奮鬥的決心和必要。更緊要的就是怎樣加強國內的團結，動員可能發動的人力物力。所有限制人民的動員（保甲式的限制）及限制異黨等辦法更成為目前發動抗戰力量最大的障礙，實有急切撤廢的必要。際茲「九一八」十年週年的今天，我們回顧過去的歷史，十年的教訓正明明地指示我們努力的道路。

一九四一年九月六日

註：日本法西斯作家橋樸的「國體論序說」上，說明日本國體的三法則，一為「民族組織超階級的法則」，即「一君萬民」，二為「全體與個體」的法則，即「億兆一心」。三為「與異民族關係」法則，即「八紘一字」。



